

初入征途

阮海宇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的父亲光荣退休,我因此有幸接班成为一名光荣的铁路工人。当时,我们一起入路的有六人,都被分配到了同一个工作单位——铁道部第一工程局建筑处(现建安公司前身)四队十二小队。那年我十七岁。

我参加工作干的第一个工程,是梅七线铁路梅家坪机务段。工地很大,从南到北约莫有两公里。记忆中,四年里,陆续陆续开工建设的配套建筑大大小小有近二十个。

最初,我被安排到混凝土班。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扛水泥、搬砖头、筛沙子是必修课。大海战术是施工生产的常态,一个小队百十号人,大的工班有二三十人,小的也有十几人。那年月,机械化作业程度较低,加之所施工的厂房,都是传统的钢筋混凝土排架结构设计,施工起来劳动强度相当大。每一根屋架和每一根柱子,都是工人师傅们自己拿小推车运沙石、水泥,现场拌合混凝土,用铁锹一锹一锹灌注出来的。不像现在的钢结构工程,工厂化生产,即便是混凝土工程,也都是商混、泵送,既省时又省力。那时没有商混,打灰全靠人工,而且都是自己干的,没有民工一说。基本是一台老式的内燃搅拌机,后盘一个人用独轮翻斗车供沙子,三个人用铁架子车供石子,开搅拌机的师傅还连带往料斗里掺水湿和添加剂;前盘六至八个人负责倒运和浇筑混凝土,一至两个人负责振捣,还有一至两个人负责整理收面工作。遇有大型构件(如当时全国最大跨度的27米预应力屋架梁)或连续进行杯型基础、牛腿柱施工时,人员还得增倍。每次打混凝土,事先大伙都要用搅拌机一车车把石子清洗洗净,堆放在料场备用,开盘前还须把水泥从仓库一袋袋

倒运到搅拌机旁,堆码成垛,以便添加,前后盘都是由人工甩开膀子实打实的干出来,女职工一样干,巾帼不让须眉,这真是一项苦活、累活,谁也偷懒不得。我刚开始时,没两天功夫双手就磨出了血泡,班长照顾我,让我去给预制好的楼板洒水养生。这么多年来,一直使我不能忘记的是师傅们手中那把把用劳动汗水磨成“月牙”状铮亮的铁锹,这是那个时代高强度劳动所造就的独有特征,他们是最可敬的人。自此,我再没见到过被磨损成这般严重模样的铁锹,我始终遗憾着没能收藏一把放在家里,留作永久的纪念。

那个时候,职工的工资收入都不高,像我这样刚参加工作的普工,一个月才三十六块九毛八。工班里每月奖金是“五七九”,也就是分五块、七块、九块三个档次,月末,大伙儿坐在一起面对面公开进行评比。从工作态度、思想学习、完成任务、团结同志、助人为乐等诸多方面,一样样说起,十分严肃认真。不过,那时候人都很实在,凡事讲风格顾大体,并不是把钱看得很重,相互之间总是你谦我让,很少有为分奖金闹矛盾在一起急红脸的。虽然发的钱不多,但是,大家的工作热情都很高涨,师傅影响带动帮助着徒弟,徒弟处处表现着自己,生怕师傅丢了脸面,挺不起腰杆,个个奋勇争先充满了激情。那时,对手赛、班组赛、小队与小队之间较劲比拼的生产劳动竞赛很是普遍广泛,每个人身上都迸发着那么一股子埋头苦干、顽强拼搏、艰苦奋斗的干劲,和一丝不苟、精益求精、锐意进取的工匠精神与奉献精神。记得有一年赶工期,冬季里下大雪,班长安排我们几个小青年烧锅炉,轮流给工地上打好的混凝土柱子蒸汽养生。雪夜里我们在

在工班干了四年,平均不到一年一个工种。从混凝土工开始到架子、油漆、预应力张拉,最后被抽调到技术工干测量,培养当领工员,无论干啥,总是任劳任怨,踏踏实实。当时,我还兼职着团支部书记,经常和团员青年一道进行生产突击义务劳动、建设“青年工号”、开展文体活动,还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创作了配乐广播剧《太阳落山时的闲言碎语》,剧中人物都是由队里的青年文艺爱好者扮演。我们自编自导自己用双卡录音机进行录制合成,在队部的广播室通过高音喇叭广播给广大职工们听。让自己人讲述自己身边发生的感人故事,积极歌颂那些在单位推行生产经营承包中勇于带头、敢为人先、大胆包干的班组和个人,受到了大家的广泛赞扬,也得到了上级组织的表扬,我们欢欣鼓舞,心里充满了成就感。

在工程建设中,青年架子班不畏艰险、攻坚克难、勇攀高峰,还首次成功搭建了35米高烟囱脚手架,他们的事迹受到陕西省团委的表彰,荣获了“青春杯”称号;建四队十二小队团支部被全国铁道团委授予“红旗团支部”称号;我也荣幸的获得了局“新长征突

击手”建功立业荣誉奖章。在全体参建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奋斗下,梅家坪机车库工程一举获得铁道部“银质工程奖”;木工班老班长常瑞吉同志光荣的被评为铁道部劳模,披红戴花进京出席表彰大会,为企业在国家铁路建设中赢得了宝贵的殊荣。这在当时都是极轰动的事。

直到1985年7月,我被处党委下令以工代干,调到大队担任团总支书记,成为一名脱产干部,才离开了十二小队。这里,特别值得一提是1987年4月,全局推广青年安全监督岗工作经验交流现场会,在咸阳陈阳寨建筑处四队隆重召开。时任局党委书记朱贵于报告会应邀为“青安岗”欣然挥笔题词:“活跃在施工现场的青年安全监督岗成效显著,值得全面推广。”这既是局领导对我们当时共青团工作的充分肯定和激励,更是对建筑处为铁一局青年安全监督岗工作,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给予的高度赞扬。

随后,局党政工团联合行文,在全局施工生产中深入推广建筑处四队青年安全监督岗工作的经验与做法,极大地鼓舞了青安岗员的工作热情。在共青团岗位工作期间,我们还创办了青年刊物《年华》,为引导团员青年热爱本职、岗位成才,大兴“五讲四美三热爱”(五讲: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三热爱: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之风,起到了积极作用。

如今,回想起这段充满青春活力,意气风发、激情燃烧的岁月,仿佛就发生在昨天,那些鲜活的历史仍历历在目,挥之不去。它始终激励着我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和人生道路上,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当下班回家刚关上房门,还没等跟拉上棉拖鞋,听到动静的媳妇就在厨房里娇嗔着喊累死了。过去一瞧,当家的正把袖子卷得高高的,撇着腕洗雪里蕻哩!

我洗了洗手,亲昵的捏一把媳妇的脸颊,便拿起一棵雪里蕻择去杂质,摘掉枯茎,微笑着告诉她当年母亲腌雪里蕻的故事。

雪里蕻幼茎及叶具刺毛,有辣味,茎直立,叶宽、棵粗,边缘皱缩,青翠碧绿,在我的老家乡亲们也有叫做辣菜缨,或叫辣菜缨的。其实也可以这样说,雪里蕻我是百吃不厌。我就是吃母亲腌的雪里蕻长大的。小时候在苏北丰县老家,我们一家六口全靠父亲在矿上挣的那些工资过日子,生活

拮据可想而知。好在母亲勤快又能干,虽说日子紧紧巴巴,但一家的生活还算被她调理得有滋有味。穷有穷的过法,咸菜自然当仁不让的成了我们家饭桌的“主打菜”。雪里蕻,是每年必须多备的。每年初冬的季节,也就是腌雪里蕻的时候。母亲从集市上买回来几十斤雪里蕻后,先把黄叶、枯叶摘去,洗好后控干水,挂在庭院的晾衣绳上晾晒,一般晾晒到大半天就可以了;母亲把晾晒好的雪里蕻放入一只大盆,撒上粗盐,卷起袖子双手不厌其烦地均匀揉搓,直到盐粒融化菜柔软渗出水才算合格;再一层一层地码在腌菜缸里,上面压上一块沉重光洁的青石块,封紧缸口,约莫过半个月就可以吃了。

记忆里最常见的吃法就是凉拌。吃饭时取出两棵腌好的雪里蕻冲洗干净,切成颗粒状,浇上香油,拌匀即可。摆在饭桌中央,绿意盎然,晶莹剔透,像件艺术品,煞是好看。吃在嘴里则是脆生清香,无论是喝粥,吃面抑或啃窝头,都是佐餐的绝佳小菜,令全家人食欲大开。

倘是蒸了白面馍馍,母亲则会从腌菜缸

里捞出来几棵雪里蕻,配上红辣椒、蒜片一并炒熟了端上桌来,简单且清香。炒熟的雪里蕻颜色会变得嫩黄,搭配上香酥的辣椒和蒜片,会有些许的酸香。再加上辛辣刺激了味蕾,嚼在嘴里口感极佳,回味无穷。

有时候母亲也会“奢侈”一下,买点肥膘油炼出“油渣”来炖雪里蕻,离好远都能闻到“油渣”和雪里蕻混在一起的特有的香味。吸满油脂和水分的雪里蕻色泽诱人,多汁饱满,是下饭开胃菜中的精品之一。我是独好这一口的,一口“油渣”一口菜,嚼在嘴里,焦香与鲜香并存,韧劲和温润同在,满嘴弥漫着幸福滋味,才懂“人间至味是清欢。”

在那个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腌雪里

母亲的雪里蕻

王广超

母亲的拮据可想而知。好在母亲勤快又能干,虽说日子紧紧巴巴,但一家的生活还算被她调理得有滋有味。穷有穷的过法,咸菜自然当仁不让的成了我们家饭桌的“主打菜”。雪里蕻,是每年必须多备的。每年初冬的季节,也就是腌雪里蕻的时候。母亲从集市上买回来几十斤雪里蕻后,先把黄叶、枯叶摘去,洗好后控干水,挂在庭院的晾衣绳上晾晒,一般晾晒到大半天就可以了;母亲把晾晒好的雪里蕻放入一只大盆,撒上粗盐,卷起袖子双手不厌其烦地均匀揉搓,直到盐粒融化菜柔软渗出水才算合格;再一层一层地码在腌菜缸里,上面压上一块沉重光洁的青石块,封紧缸口,约莫过半个月就可以吃了。

记忆里最常见的吃法就是凉拌。吃饭时取出两棵腌好的雪里蕻冲洗干净,切成颗粒状,浇上香油,拌匀即可。摆在饭桌中央,绿意盎然,晶莹剔透,像件艺术品,煞是好看。吃在嘴里则是脆生清香,无论是喝粥,吃面抑或啃窝头,都是佐餐的绝佳小菜,令全家人食欲大开。

倘是蒸了白面馍馍,母亲则会从腌菜缸

蕻堪称母亲居家过日子的必备,母亲总是想方设法为一家老小满足最基本的本能需求,变着花样用物美价廉的雪里蕻施展她的“百搭”才华,炒毛豆、烩土豆、烧豆芽、炒茭白、熬白米、煮豆腐、煲汤、炖鱼、烙馅饼……除了与各种食材搭配烹饪,成为餐桌上为家人提供营养的一道道美味菜肴,母亲还把雪里蕻与主食混合,如雪里蕻蛋炒饭,雪里蕻包子,雪里蕻肉丝面,成为了我和哥哥们在那个贫瘠童年里你争我抢的鲜美之食。现在想来,其实在那水流年里的记忆里,在每一份精心烹煮鲜香美味的饭菜里,都不约而同透着母亲对家人、对子女无限的温情和关爱呢?

屈指算来,我挚爱的母亲辞世已有十七个年头了。我真的好羡慕那些身边的同龄人,回到家里还能有母亲热乎乎叫“爸”叫“妈”的福份。而我却空留下满腔的“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忏悔和遗憾。这次由雪里蕻又想到了母亲,回忆起了她老人家陪伴我们的那些温馨而美好的日子,愿母亲和父亲在天堂一切安好!

(作者单位:离退休工作部)

来自童年的甜

常 骋

“咚!”一声地动山摇的巨响。哪儿又出事了? 是哪里的水管爆炸了,还是哪位的爱车相拥了? 我寻声扫视——原来是久违的崩爆米花声。

小时候,最爱听的就是崩爆米花的声音,最爱吃的就是爆米花,最盼望见到的就是那位卖爆米花的老人。老人大约六十多岁,头发已经所剩无几,皱纹倒是特别多,从眼角到嘴角,满脸都是。那双手指像老树皮,粗糙黝黑,手背血管鼓出,十根手指指如钢筋一样有力。一见到老人,我不由想起白居易《卖炭翁》中的句子:“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那时,老人十天半月总要来一次,一见他推着那辆“炮车”的身影出现在街头,我和几个小伙伴便早早已放好白花大米米的篮子盆儿,飞似的围到他身边。

他干起活来十分投入,全身上下没有一处闲着,身子微微前倾,左手一前一后大幅度地拉着风箱,右手一圈一圈摇着他那“黑炮车”,眼睛眯缝着观察火候,脚不时地拨拉着地上的煤块,嘴还不停地和我们这些小孩说笑逗乐。风箱呼呼地响,老人嘿嘿哈哈地笑,我们这些小孩就跟巴巴地看,盯着那让人喜欢又让人害怕的“炮车”。

“娃们,起开!”老人一看火候到了,总是先让我们退到安全地带,然后挪开“炮车”,套上麻袋,实施爆炸:“咚!”当然,这“咚”的爆炸声就是广告,会招来更多的孩子。

老人很好说话,我们小孩子特爱吃甜的,就央求他多放些糖,他总是爽快地答应,甚至不等我们要求,就给我们放上满满

两大勺。有时我们看着他操作,觉得手痒痒的,便央求着让我们来拉几下风箱,插几下“炮弹”,他起初不肯,怕伤到我们,但往往拗不过我们,于是给我们“让权”片刻,哪知这活看着容易,做起来真难。风箱沉得要命,摇把滑溜溜的,我们憋红了小脸使出全身的劲,怎么也拉不开摇不好,他呵呵笑着,用粗糙的手握住我们的小手一起拉一起摇,很重的风箱忽然就变轻了,摇把也老实实在地任凭摆布。他的手心满是老茧,扎得我们痒痒的,咯咯直笑。

终于,我们自己摇出来的一锅米花火候到了。“咚!”这一声巨响,似乎格外的长。这一锅米花,似乎格外的香。暮色苍苍,晚风习习,火光熊熊,映照着我们红彤彤兴奋的双颊,映照着我们黑黝黝慈祥的笑脸。这一切,是我童年最美好的享受。

一晃多年过去,童年的伙伴走的走,散的散,越来越少了。而我们肩上的担子越来越沉,走路的步子越来越快,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少。当工作、生活的压力围绕着我们时,谁还有心思过问爆米花的事啊? 哦,那位老人现在应该八十好几了吧? 老爷爷,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你身体还好吗? 是否现在也和大多数老年人一样过着儿孙绕膝的生活,给你的孙儿们说着那风箱绕线的事。

安于平凡,耐得住寂寞,而又积极进取,乐于奉献,老人是平凡的,但谁又能否认,曾经的他不是一道亮丽而夺目的风景线?

而他带给我的,是童年记忆里最难忘的香甜。

(作者单位:物贸公司)

洗碗的启示

王永胜

只要是热爱生活的人多少都有些恋家,恋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喜欢在家里吃饭。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顿晚饭,说说笑笑,各自享受着那份惬意和自在。在这种融融的氛围里,不需要为了某个目的刻意表现出各种需要的样子,也不需要为了防卫某种威胁而努力地克制内心的想法,只需要尽情地去做真实的自己,感受那份轻松,卸下一天的疲惫。家是每个人的心灵港湾,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而爱是相互之间感受的一种感应与回馈,是一种无言的交流。这种交流虽不同于交易这种简单的付出与回报,但爱必须是一种相互的过程。爱需要维护,就必须懂得如何进行这种交流。家庭生活的愉悦不仅仅在于快乐的分享,也在于家务的分担。

在传统观念里面,男主外女主内,女人一般承担着家务活的主要部分。但是现代社会,男女平等,同样承担着社会工作,男人再也不能在家那么心安理得地游手好闲了。要想维持和谐的家庭生活就必须要有平衡的意识,不能让一个人太劳累,另一个人太悠闲,家务活也要合理地分担。

以前我在家一般不太干家务活,主要还是依赖惯了,根本没有干家务活意识。有时干点家务活也是被动地听使唤,往往带着抗拒心理,感觉干家务活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拿洗碗来说,吃完饭就往沙发上一躺就不想起来了,根本不愿意碰

那一堆又乱又脏的碗碟。记得有一次吃完晚饭,媳妇在厨房洗碗,我闲得没事在屋里走来走去。我正准备找她闲聊,发现她一脸痛苦的样子,问她说是水太凉。我一想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肯定是生理期到了,赶紧把碗抢下来。就这样我一连洗了几天碗,感觉这洗碗时手确实凉,弯腰时间长了背部确实也不舒服,但是每次洗碗时从厨房望见媳妇与儿子在客厅快乐玩闹,心情愉快的样子,都感觉这种痛苦的感受就像是一种承担,非常值得。

其实很多恐惧都是想象出来的,当你真正去面对时,也许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恐怖。当我洗碗的次数越来越多的时候,慢慢思路也越来越清晰,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洗碗工作程序。不管多少碗,只要按照这个程序执行,先洗碗碟分类整理,把锅作为洗碗水的容器加入清洁剂,第一遍除油,第二遍清洗,根本不用费神,就可以轻松搞定。由于程序性工作不需要任何思维,也不会产生抗拒心理,所以也就没有了心理上的痛苦。

如今,洗碗已经成为我参与家务劳动的主要形式,非但不是负担,反而成为我享受家庭生活的重要途径。工作生活中许多事情就像这洗碗一样,因为爱而敢于承受痛苦,只要敢于承担,用心去面对,痛苦也会转变成快乐。

(作者单位 二公司)

秋叶

张纪平

一身的金黄
那是你一生的奖章
一代人 用生命侵染了群山
春天里
舒展自己的身体
让世界化为绿色
夏日里
张开自己的双臂
为人们遮阳送凉
秋风送来离魂令
飘然而下
无怨无悔

即便坠落红尘
铺满道路
依然是一道风景

秋风里起舞
唱着春天的歌
芳华犹在
那怕被葬入冬的坟墓
化做泥土
也要为来年花开 出一份力

(作者单位:离退休工作部)



童真

张煜学 摄

感恩岁月静好

刘林科

今天看到一句话“原来一切如日,才是最好不过的时光;没有故事的故事,就是太平的故事。”天灾难挡,人祸却是可防。宁肯不要感动祈福,只要平安健康。不要丰功伟绩,只要家宅完满。可世界并不是这样,有太多的阴暗和无妄之灾。灾难来临时,人们那份英雄、感恩英雄。只是希望以后英雄的牺牲能越来越少,无辜的人也不再为他人的错误买单。

有时候,“虚惊一场”这四个字是人世间最美好的成语,比起什么兴高采烈,五彩缤纷,一帆风顺都要美好百倍。因为你感受到失去而复得、劫后余生的喜悦。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彼此珍惜吧,最脆弱的莫过于生命。

对父母好点儿,如果有一天你养你的两个人都走了,这世间就再也没有任何人会毫不保留的真心真意地疼爱你。没事的时候常回家看看,看看父母,他们只需要你们回家而已,别让父母眼睛望穿了,却还看不到你

们。珍惜身边的朋友吧,在未可预知的重逢里,我们以为总会重逢,总会有缘再会,总以为有机会说一声对不起,却从没想过每一次挥手道别,都可能是诀别;每一声叹息,都可能是人间最后的一声叹息。

茫茫人海,相遇相知就已是天赐的宝藏。对爱人好点,好好经营你们的爱情,千万别让细节打败了爱情,别以为所有人都会在原地等你。也许你一个转身,曾经相拥的人,就真的成为陌路了。

停止抱怨工作吧,是这份工作让你证明了你的能力,让你享受和同伴共同奋斗的激情,让你成长。好好享受每天睁开眼睛可以看到的阳光,是那普照万物的温暖,驱走了我们内心的寒冷,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

欣赏身边的美景吧,匆忙的人生我们做了岁月的奴隶,一味地计划着远去去寻找彼

岸的风景却忽视了身边的美丽。去见你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拂面,趁鲜花还未开至荼蘼。趁还年轻,能走很长很长的路,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趁自己的双手还能拥抱彼此。趁我们还有呼吸,去做你想做的事吧!

我们这一生,如果毫无挫折顺利利直到老去,几乎是万幸。但是我们要坚定信心,勇往直前,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不给人生留下一丝一毫的遗憾。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意外会何时降临,我们只有珍惜生命,珍爱家人和朋友,让自己的每一天都充满正能量。有很多理由让我们好好的活着,不仅活着,还要活得精彩! 活得漂亮! 因为活着,我们才能看到生活中的更多希望和美好! 所以,请每一个人人好好的活着,为你的小家带来欢笑和感动,也为社会这个大家庭带来和谐和安康!

(作者单位:桥梁公司)

外婆家有一棵老槐树,就在家门东十米的大街旁。说起老槐树的年龄,谁也说不清,都知道村子里的老人听更老的人说“我记事的时候树就这么粗,这么大”这样的话。老槐树,村里人也称大槐树。她历经沧桑岁月,风霜雨雪,如今仍老干新枝,苍郁茂盛。春天那方圆几十平方米面积,如巨伞般的树冠上,浓密的树叶翠欲滴;初夏满树树一嘟噜一嘟噜绿莹莹的槐米苞待放,仲夏一枝枝黄色的槐花招惹的蝶蜂嗡嗡,微风一吹,四溢的清香沁人心脾,令人陶醉;秋季一串串晶莹剔透的槐豆如绿色翠珠;冬季遒劲的枝干如龙如虬,随寒风摇曳发出呼呼的声响。这如诗如画的景象,成为远近闻名的一道风景,吸引着城乡的游客来此观赏留影。

老槐树是一本好书。树下有我童年的歌谣。曾记否,我和小伙伴们举着长长的杆子一起打树上的槐米,晒干后到供销社采购站卖了买小书看。一起打树上的槐豆,然后用石头砸烂制成圆

圆的溜溜球玩。槐花飘香的时节,小伙伴们都聚集在树下纳凉嬉戏;或在地上站放一块石头,两米之外划道线,比赛谁的准头好,打倒站着的石头者为胜,名为“打瓦”;或在地上画棋盘玩“憋死牛”儿童棋。最有趣的是货郎挑子用圆盘转圈“打糖”的游戏,吸引着我们孩童从家里找来破铜烂铁,针头线脑玩一把,但多数打不到糖。时有民间艺人串乡来树下耍猴、玩木偶戏、变小魔术的,从全村汇聚来的人、孩子,那是把个老槐树围得里三层外三层。

树下有一代代青春记忆。听老人们说,六七十年代大槐树下是人们一天两顿饭端着碗边吃边聊,欢闹的场所,是晚上社员开会的天然会议室,还是每年秋收过后农闲季节,民间曲艺“王瞎子”唱琴书,“王老四”打渔鼓的大舞台。悠扬的琴声,悠扬的渔鼓奏响了乡村欢乐曲。老槐树给一辈辈父老乡亲带来了无穷的快乐。

树下有我心中的诗画。记不清,多少次

让我穿越时空,遥想洪洞大槐树老鹳窝大移民的壮观。令我感悟人世沧桑,为生命礼赞;使我心明眼亮,憧憬美好的未来。

老槐树是家乡的地标。外村人打听人,一说到老槐树东南西北哪个方位,很容易就找到,本村里的人找不到孩子了,听人一说“在老槐树底下玩耍呢”,到那里准会找到。

老槐树成了家乡人民精神的象征和情感的寄托。树下聚散着不同的群体,掺杂着不同的声音,传递着远近的信息,演绎着许多故事,村里村外的新闻趣事在树下集中、扩散……人们在树下的谈笑中解除疲劳。“岁老根弥壮,阳骄叶更阴。”老槐树总是以不屈的精神,坚如磐石岿然不动,以博大的胸怀,一如既往地洒下一片浓荫,散发一缕清香。

槐树依旧,村舍依然,乡愁绵长,幸福悠悠。

(作者单位:物贸公司)

外婆家的老槐树

宋丽杰